



不可思議的遠古文明

無情事實：人類曾被徹底毀滅過

連載三

(接上期) 部落中掌握口頭傳說內容與技巧的人一旦年老，部落就要舉行隆重的挑選接班人的儀式，被選中的人要接受長達二十幾年的訓練，既要背誦自己部落自古流傳下來的所有神話和傳說，還要有能力將本部落新近發生的事情編入進去。西方學者的這一發現，為我們進一步證實了神話和傳說的可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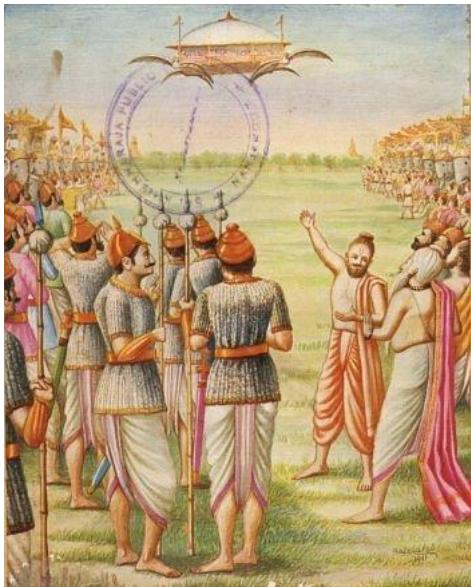
我們相信，原始人在神話中想要告訴後人的，絕不僅僅是奇妙的幻想，更不是漫無邊際的夢境，它是要告訴我們某些真實的東西，是他們那個年代曾經發生過的一些歷史事件。那麼，究竟是什么呢？

上一個世紀，德國考古學家哈因利希·舒里曼認為：神話並非都是虛幻的世界，其中包含了某些歷史的真實。他以《荷馬史詩》中所隱含的模糊暗示為唯一線索，在各國尋找傳說中的特洛伊城，終於發現了它的廢墟。而在這以前，學術界一直認爲，《荷馬史詩》中的特洛伊城是憑空虛構出來的。

居住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至今流傳着這樣一則古老的神話，說“有一個火柱從天空中降了下來”，然而，地質學家卻依據這則神話提供的地點，在當地找到了一個隕石坑，從而證實了神話的某種真實性。

根據蘇美爾的泥版文獻，在大洪水以前曾經存在過埃利德烏、巴布奇拉、拉拉克、希帕爾、休爾帕克五個城市。如果認爲關於大洪水的記載、傳說都是虛構的，那麼也一定會認爲泥版文書中的記載也是荒誕不經的。但考古學家恰恰在泥版文書提供的地點上，找到了“大洪水以前”五個城市中的三個。

中國最早的奴隸社會是夏、商、周三代，這



個排列順序見于甲骨文，也見于先秦諸子的論著中，在中國的上古神話傳說中，不僅有大禹治水傳位夏啓、建立夏王朝的記載，而且還有簡狄吞食玄鳥卵生出商族祖先契的傳說。但是長期以來，史學界對以上記載抱有懷疑的態度，認爲夏、商兩代很可能不是真實的朝代，而是古人傳說中的理想社會。從20世紀30年代起，大規模的考古挖掘證實了上古記載與神話傳說的真實可靠性，從大量的出土文物中，人們不但確認了商朝的存在，同時也找到了夏文化層，再一次證明瞭神話記載是不容忽視的。

說神話大家可能有些陌生感，因爲神話畢竟離我們今天的生活十分十分遙遠，但民間的傳說卻是我們每一個人一生中幾乎都可以碰到的，它離我們很近，實際上民間傳說的原則在許多地方與神話都極爲相似。如果我們到各地去旅遊，經常可以聽到當地人說起本地區的一些傳說，而在這些傳說當中，有許多本身就是對古人不理解現象的解釋，比如說，關於人參娃的傳說在東北地十分流行，這個傳說不外是想告訴人們：本地有許多人參！還有一些傳說涉及到本地區的物產或礦產，比如說，有些地區相傳有金馬奔行，那麼這些地區肯定有黃金，沒有黃金的地區一般也不會有類似的傳說。因此，任何一種傳說的背後都有它產生的客觀基礎，是人們對

某種不可理解現象的解釋。

客觀地說，人類對自己的歷史瞭解十分有限，據考古證明，人類出現在地球上已經有幾百萬年的歷史（這是歷史教課書中的觀點並不是我們的觀點），但我們能夠很好瞭解的歷史也不過幾千年，以中國為例，對5000多年以前的商代，雖然有甲骨文，但我們瞭解的還是十分有限，因爲甲骨文本身十分難懂，現在我們可以認識一些甲骨上的文字，但究

竟對還是不對，我們並不知道，一個人有一個解法，其中有很大的主觀性。當初郭沫若解甲骨文號稱一代宗師，但現在看起來他的說法也並不是無可商榷。對商代如此，對夏朝我們更是兩眼一摸黑，甚至我們都不能確定哪些是商代的文化層，哪些是夏代的文化層。那麼夏朝以前呢？

夏朝以前的歷史，我們只能依靠考古挖掘的資料來研究，但從這些資料里我們僅僅能得出一些基本的判斷，因爲這些資料並不能告訴人們當時

發生的事情。因此，研究夏朝以前的中國原始社會，我們決不能僅僅憑藉寶物考古，而是要更加利用原始的神話和傳說。在這些口述的文獻當中，有大量已經消失的歷史真相，儘管神話的構成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並不能由此否認它的價值。

比如，研究神話的人幾乎都困惑於一種現象：在遠古的時期，地區間的文化交流尚未形成，各地區的文明形式有很大的獨立性，像非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之間，由於隔着太平洋，在公元元年以前的年代裏，澳洲土著人是不可能劃着獨木舟來到非洲大陸或其他的大陸。然而人們卻發現在各自封閉的早期神話傳說體系中，世界各地區、各民族的神話竟然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像大洪水的記載、太陽消失的記載、混沌世界的記載……，如此驚人的一致，使人們不得不懷疑它們出自相同的背景，是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這也反過來證明，神話和傳說並非出于簡單的幻想。

因此，在研究史前文明的時候，地球上再沒有一種資料比神話和傳說更爲直接。人類在文字、繪畫產生之前，先有的僅僅是語言，在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年代裏，原始人傳播知識、追述歷史只能靠世代相傳的口述形式，這就是神話和傳說的來源。單從時間上看，神話的源頭早在文字產生之前就深深埋在初民的大腦之中，如果說6000年前是人類文明史的開端，那麼神話在社會上形成以及流傳比文明史早了不知多少年，也許是幾千年，也許是幾萬年，也就是說，對地球人而言，神話是唯一接近我們未知的那個年代的最古老的記載形式。

人類在對待神話的態度上，曾經發生過幾次較大的轉變。上古的時候，由於生產力低下，人們不能正確地認識自然，因而全盤接受神話，甚至將它作爲一種宗教信仰來崇拜。近代時，人們在科學的大旗下，用科學來反對神話，神話自然被趕出了輝煌的殿堂。但是，現代的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對神話的態度，認爲徹底否定神話的做法並非妥當，因而有些學者開始有條件的接受神話：哲學家和宗教學家從神話里發現了自然崇拜；歷史學家則從神話中找到了上古社會形態；文學家和民俗學家，一個看到了人類文學的源頭，一個看到了人類風俗習慣演變的過程。總之，人類對神話的態度經歷了全盤接受——全盤否定——有條件接受三個階段。

隨着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人類在天文學、考古學、生物學、人類學等方面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突破性的進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否以一種更新的眼光去看待這些神話呢？

第四節 什麼是“神”

世界上是否存在廣意的神？這個問題暫且不論。就宗教而言，它是人本性被壓抑環境下的產物。在骨子里人類從來就不相信什麼神，從來就不崇拜什麼神，而只相信自己，只崇拜自己，使人類能夠發生崇拜的關鍵點是能力。當人類對

於自然的能力相對弱小時，我們就將把握自然的能力當成神，或者將能夠把握自然的智慧生物當成神。當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強大起來的時候，我們就從神的那裏取回一部分權力。也就是說，人類越強大，神的權力就越小。假如我們真的有朝一日能夠用物理定律來規範整個宇宙，到那時肯定不會有神存在。說穿了，宗教崇拜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神，人們崇拜的是未來的人。

這個觀點也適合“神”真正存在時的情況，因爲給人類留下印象的，不是神的形態，而是神的能力，這在史前神話中有大量的證據。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神話中，基本沒有保留下神的形態，大量留下的只是神威力無比的能力，我們把它稱爲“神力”。阿拉伯神燈的傳說、中國孫悟空七十二般變化的神通等等，如果沒有這些神力，這些神就同我們沒有什麼兩樣了，我們也不會對他們發生崇拜。神是能力的本身，也是能力的載體。從能力載體的觀點推論，如果史前時期的“神”真的是來自宇宙深處的外星人，那麼問題就變得更簡單了，科學與宗教之爭，實際就是地球人與外星人之爭，爭的是對地球及銀河系統治權力的問題。

當然，現代的正統觀點是不承認宗教和原始神話當中神存在的說法，因爲神是原始人憑空想像出來的，既然沒有神，神話當然也是無稽之談。

那麼，人類史前文明中的神靈，究竟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呢，還是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呢？

“神是什么？”這是近年來人們研究早期人類的神靈崇拜、神話及神像的過程提出的一個既嚴肅又荒唐的問題。這個問題產生的原因是這樣的：人們一般認爲，原始的初民在將自然力量人格化以後，產生了最初的神，將人類早期與大自然搏鬥的歷史和觀點附着在這些神身上，產生了美麗動人的神話。這個學術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思維科學同樣告訴我們，人類的想像能力並非一匹脫繩野馬，它也在受某種制約。不論多么奇怪的神，總是以某種現實的真實性作爲背景創造出來的；不論多么離奇的神話，最終都能在現實與願望中找到構成它的原始素材。比如說，人類把飛翔的夢想，用人類上鳥的翅膀來體現，把“神行”的願望用一個“快鞋”的故事來表現。然而，人們在早期人類神話和岩畫當中，卻發現了許多以並不存在的原始素材創造出來的神像，它大大違反了人類思維的一般規則，使人不得不產生“神是什么”的疑問。

爲了使大家能更好理解“神”這個宗教的神秘的概念，先讓我們來看一個真實的，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造神過程吧！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海軍爲了太平洋戰場的利益，於1943年佔領了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這個島上有一些土著的原始部落，在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島之前，他們沒有機會接觸外來的文明，只困守一島，每天伴隨着藍天、海鷗和無盡的波濤，島上的居民一直生活得比較艱苦。

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島以後，一下子帶來了那麼發達的科學技術，土著人看見：轟轟飛行的飛機降落在新修的簡易機場上，運來了大量的

但是沒過多久，由於戰略上的原因，美軍放棄了這個小島。土著人懷着複雜的心情看着那些“神人”坐着飛機，消失在茫茫的藍天碧海之間。這個小島很快被現代文明遺忘了，再沒有人去注意它的存在。然而，這個小島及島上的原始土著居民卻永遠也忘不了現代文明給他們帶來的深刻印象。

過了幾十年，當一支考察隊登上這個小島時，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情景使他們大爲驚訝：這些島上的居民竟然憑着記憶力，用草木扎成了一個飛機模型，並在這個飛機模型前修了一條像飛機跑道一樣的道路。不僅如此，這些居民每年還在飛機模型旁舉行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動，眼巴巴盼着那些駕着飛機的“神”能再一次光臨小島。無疑，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及飛機都成了小島居民心目中的“神”和“神器”。那些年老的人，每當祭祀時，就會向年輕的一輩講述這樣一個“神話”：某年有一些神人，騎着飛龍，來到了這個島上……

從這個真實的造神過程中，我們該怎樣去認識佔老的神話和古老的神呢？

瑪雅文明的消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謎案，專家們無論如何搞不清楚，那些聰明絕倫的瑪雅人爲什麼要拋棄辛辛苦苦建設起來的巨大文明，而遠遷他地呢？爲什麼這些遷走的瑪雅居民沒有將其文明繼續發揚下去呢？……

瑪雅文明故地的瑪雅人後代們，現在居住



在南美洲，他們身上已經再也看不到祖先身上那種燦爛的光芒，而是日復一日平靜地生活着。只是一件事情使科學家奇怪，就是從瑪雅文明故居移來的瑪雅主神。這個“主神”究竟是什麼樣？爲什麼這麼神秘兮兮的？經過不斷地爭取、交涉，瑪雅的祭師們終于同意好奇者下去看一看的請求。

當考察者在祭師的帶領下來到“主神”面前時，他們的驚愕是難以形容的，所謂瑪雅“主神”就是兩個駕駛員模樣的人在搬動着許多複雜的儀器，說穿了，這是一副宇航船中的真實情景，兩個宇航員穿着怪異的服裝，正在駕駛着宇航飛行器。整個畫面被雕刻在一塊巨大的石塊上。這就是瑪雅的“主神”。

再讓我們來看幾則實例：20世紀20年代，瑞典地質學家兼考古學家安德森，在我國甘肅一帶進行考察時，在寧定（今廣河）發現幾件新石器時期龍山文化類型的陶塑半身神像，其中一件爲圓頭、長頸，下部切成齒狀，並滿飾彩繪。最引人注目的是這尊塑像的額頂有兩塊對稱的圓鏡飾物，極似一副護眼的風鏡。從整個頭像觀察，很像是一位神情肅穆、帶着頭盔的人像。從這尊塑像所屬的文化類型看，它距今至少有4500多年的歷史。

1959年，考古學家在浙江省海寧的馬家浜遺址發掘出一塊陶片，上面刻有一個似猿似人的頭像，外面顯然套有一個封閉式的頭盔，其右側還有一帶狀裝飾物，可惜已殘斷，不知連接於頭盔的何處。

大家知道，雖然頭盔的歷史很久遠，它作為古代士兵的防護用具而被廣泛使用，但古代頭盔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功能上都與現代頭盔有很大的區別。從圖二上我們可以肯定，這些頭盔並非是古代頭盔，從造形上看它與現代頭盔十分接近。因此，它不該出現在距今4500年以前。原始人是根據什麼來塑造這些神像的呢？當然，有人會用“想象”這個詞來搪塞，但我們卻不敢把這些作品僅僅用“想象”來解釋。

未完接下期



物資。尤使土著人感興趣的是，飛機運來了各種食物，使那些穿着稀奇古怪服裝的人，每天幾乎不用勞動就能吃上那樣好的食品。他們覺得，所有的奧妙都來自那些飛機，飛機可以自動生產出各種食物，就像神話中的“聚寶盆”，好東西一個勁地往外搬，就是搬不完。